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徐崇温 著

#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YANJIU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2 016 8604 1

#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责任编辑 夏树人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徐崇温 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4 字数373千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00

ISBN 7-5366-0961-2/B·27

定价：5.35元

#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

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

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 代前言

#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答记者问<sup>①</sup>

**记者：**多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近10年来，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和深入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注意全方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徐：**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大发展。过去我们有个观点，认为所谓发展只是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这是有片面性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段话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两条途径，一个是总结实践经验，另一个是研究当代世界、当代思潮，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研究当代西方思潮，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其它形形色色思潮不同的地方在于，与我们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1988年10月，《求是》杂志社记者陈其炬同志访问了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在1988年第9期《求是》杂志“理论工作十年”的专栏里。——徐崇温

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而且它声称自己的主观愿望也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它对发展的理解，和我们并不完全一样。所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

当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新的情况，一个是我国台湾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我们这方面的专著被台湾几个出版社争相翻印，一再抬价；另一个就是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中，频繁地提到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们国内是从10年前开始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虽然进展并不是很大，但一些观点介绍到我国以后，很快就对我国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共运史等学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就是由过去注重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情况，转到结合我国当前改革的实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深入地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以丰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记者：**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原因，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读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不熟悉。请您介绍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一些情况。

**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革命失败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从1918年到1923年间，在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相继失败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些西方国家党内，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在政治方面，它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

面，它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现代西方哲学中某些唯心主义流派，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精神，以后还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

这股思潮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他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发挥了表现这一思潮的观点；同年，德国柯尔施写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也发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他们是这一思潮的创始人。

由于这股思潮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相对立的，所以不久就被共产国际粗暴地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因此，在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股思潮，就只能主要在党外以及党的一些同路人中得到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左派”运动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第一次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是，随着“五月风暴”的失败，它又重新转入低潮。目前，它作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紧密结合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社会运动而继续发展着。

**记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众多，体系林立，并且他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有许多不同的争论，有的人认为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马克思主义”，有的认为是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您认为应该如何看？

**徐：**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坚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来源、内容来分析。苏联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新的修正主

义”、“打着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对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另外，西方的一些新左派，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实事求是地分析，我认为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和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的、西方社会中的左翼激进主义的思潮。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虽然在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但从这股思潮的内容来看，却不能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划等号，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借助西方唯心主义的一些哲学流派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把这些流派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样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必须分清这个思想界线。在这样的前提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提出什么问题，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借鉴意义，我认为就好解决了。

**记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看，他们都求助于唯心主义。像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当时都是共产党员。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到唯物主义那里去找武器，而是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武器，并且要把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很难理解，请您谈谈原因。

**徐：**对于这个问题，要是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去作抽象的考察，的确是很难理解的。有人因此而怀疑究竟是否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思潮，他们对于像卢卡奇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竟同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一些和马克思主义关系较远的思想家一起，被扯在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去抨击和取代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里，甚至被说成创立了这一思潮，感到无法理解。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来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理解和解释成为一种在世界观中排斥人的实践的唯物

主义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常常被理解或曲解为经济决定论。唯物主义往往同消极无为、不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服从和听从客观规律的摆布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时西欧，特别是德、意等国的有些革命左派便把唯物主义看成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实证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歪曲，转而企求从唯心主义那里寻找出路。因此，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宣扬唯心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只有借助唯心主义，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发掘出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重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初期以后，在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里，例如，在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克鲁齐那里，适应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动了一番巧妙的手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表面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并不那么敌对，同时，在主张发挥人的能动性方面又具有对于经院派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走的道路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记者：过去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确实忽视了对人的研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里，极力强调人的主体性，反对经济决定论。当前，我国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主体化倾向，在哲学中注重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您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徐：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的结果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的主体地位，人的能动性被突出到很高的地位。而现在，单讲主体性的观点在西方正在逐渐过时。因为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所谓“后工业社会”后，全球问题、生态问题被突出出来。人的作用确实很大，可以改变世界的面貌，创造财富，带来幸福，但是，如果发挥得不当，或者方向不对头，人的作用也可给人类带来灾难，威胁人类当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西方哲

学研究中，强调人受客观外界制约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在不断扩大影响。近几年来，主体性问题在我国的哲学、文艺、美学等领域中的研究在不断加热，这主要同我们过去忽视人的地位作用和当前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有关。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这种对主体性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延迟的反应。我认为，根据当代世界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和思维发展的新动向来看，我们一方面应该强调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应强调人的实践所受到的自然的制约性。从哲学上说，就是既要强调人的实践创造财富、改造世界的能动作用，又要强调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是说，要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否则我们就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利于我们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

**记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何借鉴意义？

**徐：**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有重大借鉴意义。资本主义社会比马克思主义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马克思在19世纪所研究的情况已经不同，因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过去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空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生活和战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时随地研究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积累了大量材料，形成了一系列观点。

同时，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同于一些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在资产阶级那里，对当代资本主义是从肯定方面，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出发来进行研究的，它

们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解释成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它是从否定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它分析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新变化，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在，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西方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们的主要努力方向。当然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模式，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认识有积极的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股思潮，它对苏联党的内外政策及其苏联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后来被共产国际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从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来看，他们当时对苏联模式所提出的批评，有许多问题是击中要害的。比如他们批评苏联模式过分强调集中，在现在看来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们在反对过分集中时却陷入了过分强调分散，乃至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极端，“五月风暴”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苏联模式的另一个批评，是苏联模式对革命的设计太狭隘，以为在政治上夺取政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这样革命就算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仅仅停留在宏观上是不行的，而要深入到各个微观领域的一切方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要确立“社会主义革命与个人解放的同一性”。认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个人远没有得到相应的全面解放。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可能性，从一切方面去调动人的积极性。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有错误的地方，但它所研究的问题，却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正确、更加

全面些。

第三,哲学世界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提出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这对于我们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破除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苏联的哲学模式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传统被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应该重视人的能动作用和人的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有正确成分的,因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世界观确实不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认为,对于现实、事物、感性,旧唯物主义仅仅从客体方面去理解,这是不够的,还要从主体方面,把它理解成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而后者在国际共运史中长期被人忽视了。特别是到了斯大林的时候,走到了极端。什么是唯物主义?斯大林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个批注,即列宁对赫拉克利特一段话的批注,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石。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创造的,而是按自己规律燃烧和熄灭的永恒活火。列宁批注:“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第395页)。应当说,赫拉克利特的那段话,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说的也要从主体方面,把事物理解为人的实践的思想,在基本精神上是不一致的。然而,斯大林却不考虑马克思的思想,而把赫拉克利特的这段话和列宁的批注,当作理论基石,扩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的世界观是一种排斥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人在世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要是我们不根据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精神,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那么,在哲学方面就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形势发展,就不能对发挥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哲学世界观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哲学模式没有强调实践，没有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求助于唯心主义哲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也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相比的“反向歪曲”。

**记者：**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您认为应该怎样吸取当代西方思潮中最新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

**徐：**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纳入到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代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起来，根据新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的总的过程中来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又要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其中包括对资本主义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成果，也包括新的社会运动、社会思潮提供的科学成果，如关于全球问题、生态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要研究我们建设和改革的新经验和新问题……，最后落实到根据我们时代的实践，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推向前进。据此，西方思潮中凡是有助于我们推进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我们都要借鉴、参考，批判地概括和吸取。